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三十一回 嫖賭張大話下場頭 仁慈楊員外大舍手

詞：轉眼繁華舊復新，朱顏白首幾曾真？生平漫作千年調，世上誰為百歲人。身後事，眼前名，爭強較勝枉紛紛。古今多少英雄客，博得荒效一土墳。

這一首詞名為《鷓鴣天》，卻是喚醒那些奔競世途，爭名逐利的幾句好言語。但看眼前多少智巧聰明的，反被智巧聰明誤了一世。又有多少癡呆懵懂的，反虧癡呆懵懂好了一生。任從你貪厚祿，戀高官，附勢趨炎，怎得個有終有始；到不如蓑笠翁，田舍老，草衣藿食，落得個無辱無榮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洛陽縣中有一個人，姓張名秀，排行第二，原是金陵人氏。積祖是個有名賭主，因十五歲上父母雙亡，就棄了書，不事生業，日逐被那乾地方上無籍棍徒哄誘，不上兩三年，把父親遺下多少金銀珠寶，莊屋田園，嫖財得乾乾淨淨223淨。那些親族們見他不肯好學，都不睬他。可憐一個身子，就如水上浮萍，今日向東，明日向西，竟無一個拘係。後來設處了些盤彈，來到洛陽過活。你看他衣衫襤褸，囊篋空虛，身同喪家狗，形類落湯雞，哪個把他放在眼裡。只是嘴喳喳，誇的都是大口，說的都是大話。因此人就叫他做「張大話」。

時值嚴冬天氣，朔風凜凜，瑞雪紛紛，但見那：

西江月

簇簇瑤花飛絮，紛紛玉屑飄空。荒村雞犬寂無蹤，野渡漁駭凍。頃刻妝成瓊砌，須臾堆就銀峰。東君為國報年豐，四海八方咸頌。

張秀見了這般大雪，盡捱了一日，哪裡走得出門，身上只穿得一件舊布單衣，腳下著一雙草蒲鞋，頭戴一頂舊氈巾。看看坐到傍晚，朔風愈緊，張秀那裡禁得過，只得歎了一聲道：「噯！朔風，朔風，你好炎涼也！這時節，那有錢的紅爐暖閣，美酒羊羔，何等受用，卻不去刮他；你看我張秀這般苦楚，身上無衣，肚中無食，偏生冷嗖嗖撲面吹來。也罷！你真要與我做對頭，只索沒奈何了！」便抽身走向草簷下，取了幾文錢，提著一隻酒罐，拽上門，一頭走，一頭歎。

正要村中沽酒，只見那土地廟中，坐著四五個乞兒，熬烘烘的燙了一罐濁酒，你斟一瓢，我斟一瓢，齊唱著太平歌，打著蓮花落，一個個吃得紅頭赤臉，醉醺醺的。內中有一個乞兒道：「列位哥哥，好笑如今街坊上的人，開口就叫我們做神仙，我想神仙還不如我們這樣快活哩！」又有一個乞兒，卻是認識張秀的，回頭看見了他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張大話站著，莫要走！你是做過大老官的，也在歌唱行裡走過，決是會得歌，會得唱，走來見教我愚弟兄們一個兒。這熱烘烘的酒，便與你一瓢吃。」張秀聽了，止不住心頭怒髮，就要向前與他廝打。心中又忖道：「我待打他一頓，俗話說得好，雙拳難敵四手，怎麼抵當得那四五個？也罷，這是龍潛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」只得忍著氣，抽身便走。那一個乞兒道：「眾兄弟，這囚養的來得大模大樣，買乾魚放生，不知些死活。我們是一個前輩老先生，抬舉喚著他，明明好要與他瓢酒吃，便做作起來。教他不要著忙，少不得明日入我們貴行，學我們貴業，那時把他個棘手段看看！」大家散去不提。

說這張秀，縮著頸，冒著風，熬著冷，走一步打上一個寒噤，來到村中沽了一罐酒，回到半路，撲的滑倒，把個酒罐打得粉碎，眼睜睜的看著地下，淚如雨滴，叫苦連聲。噫！這荒村野僻之處，莫說跌倒了一個張秀，就是跌倒了十個張秀，畢竟無人看見。這也是他造化到來，忽遇村中有個楊員外，正在門前看雪，見他跌倒，連忙撇下拄杖，向前一把扶起，仔細看了兩眼，心中便有憐憫之意。又見他身上只穿得一件單衣，愈加惻隱，就攜他到門樓下坐著。問道：「足下姓甚名誰？這樣天氣，雪又大，風又狂，別人著了幾件棉襖，兀自叫冷叫凍，看你身上剛剛著得這一件單衣，有甚緊要？出來跌這一交。又遇得老朽看見，不然，凍倒在這雪中，卻怎麼好？」張秀兩淚交流，一頭拭雪，一頭回答道：「不瞞老員外說，小子姓張名秀，原是大家兒女，只因運蹇時乖，身遭狼狽。值此寒冬天氣，凍餒難熬，特到村中沽酒禦寒，不期滑倒雪中，若非老員外搭救，險些斷送殘生矣！楊員外聽說，呵呵笑道：「足下莫非就是張大話麼？」張秀道：「小子正是。敢問老員外尊姓大名，高壽幾何？」楊員外道：「老朽姓楊名亨，今年虛度七十五歲。」張秀道：「老員外既有這些高壽，曾得幾位賢郎？」楊員外搖頭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剛剛只有一個小兒，喚名楊琦，今方弱冠，尚未成人。」說不了，裡面一個後生走將出來，說：「請員外進去吃晚飯。」張秀聽了，假意要走。楊員外一把扯住，道：「這樣天寒地凍，怎生行走？倘到前村又滑倒在那雪中，反為不美。足下若不棄嫌，何不同進草堂，著家僮叢起火來，把身上衣服烘一烘乾。再暖些酒御一禦寒，就在此草榻了一夜，待明早地上解了凍，再去何妨。」

張秀聽說個暖酒，便不推卻，就隨楊員外同進草堂。楊員外喚那後生取一件青布夾道袍，一件土絲綢綿襖，一雙半新半舊鞋襪，又把頭上戴的氈巾，除來與他戴了，自家去換了一頂狐帽。這卻是造化逼人來。張秀竟不推辭，歡歡喜喜，一件件都來換了。楊員外又吩咐後生道：「快叫廚下先叢些火，多暖些酒，再備晚飯出來。」原來這後生又是認得張秀的，心是暗想道：「好笑我家老員外忒沒分曉，我們跟隨了他半世，幾曾割捨得撇下一塊舊布頭，一縷粗麻線，還自要打要罵，只說服伺不週。這一個會說大話窮骨頭的精光棍，與他非親非故，從頭上至腳下替他換得齊齊整整，還要暖甚麼酒把他禦寒，不悄悄去說與大官人知道，弄個法兒攆他出去。」

卻說楊員外是個仁慈長者，陪他吃了些晚飯，將自家房中鋪蓋著人打點停當，讓他先去睡了。

原來這大官人正是楊琦，乃員外親生兒子。這後生果然去把員外留張秀換衣服的話，一件件說與大官人得知。你看這大官人，終是個財主家兒女，寬洪大量，閉口無言，再不問起一句，慢慢的走到堂前，只見父親獨自靠著圍爐向火，更不見那張秀，也不問起。只借口道：「爹爹，今夜這般寒冷，不知村落裡凍死了多少乞兒？」楊員外道：「我兒，你爹爹恰才做了一件陰鷲事，你可曉得麼？」這大官人是讀書人，聰明伶俐，聽父親說個陰鷲，分明曉得說著張秀，佯做不知，笑吟吟的道：「爹爹若積了陰鷲，恰是兒孫們有幸了。」楊員外道：「你爹爹適才正到門前看雪，只見一個漢子滑倒在那雪中，我憐他身上單薄，扶他回來，將些舊衣服兒與他替換。若非你爹爹看見，卻不眼前凍死一個，這難道不是陰鷲？」大官人道：「爹爹，那漢子姓甚名誰？」你看楊員外起初時再不說合「張大話」三字，後來被孩兒盤問，只得笑道：「我仔細問他，叫做什麼張大話。」大官人道：「孩兒也時常聽人說，城中有個甚麼張大話。敢就是此人，如今卻在那裡？何不待孩兒去看他一看，不知怎麼樣一個人？生怎麼樣一個大嘴？會得說大話。」楊員外道：「孩兒不要沒正經，這是他的綽號，叫做張大話，我陪他吃了晚飯，打發進房先去睡了。」料他這時決然熟睡，莫要去驚動他，明早起來相見吧。」這大官人只得遵依父命，就進去睡了。你看那老人家，有了幾分年紀，吃了幾杯酒，腳踏著火爐，呼呼的竟睡熟在那醉翁椅上。

原來楊員外的臥房，只隔得一層板壁。這張秀睡到三更時分，身上漸漸溫暖，正要起來出恭，只聽得耳邊廂呼呼聲響，他便披上衣裳，輕輕走到門隙裡張了一張，卻是楊員外睡熟在那裡。原來雪影映進房來，四下明亮，就如白晝。回頭一看，只見桌上有一個小小金漆皮匣，半開半鎖，他悄悄揭起來一看，裡面卻是一個布包，包著六錠銀子，約有三百兩重。正是財利動人心，張秀看了，又驚又喜，癡呆了半晌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想一個人若要安貧守分，終不然天上掉下一塊來，畢竟不能夠一個發跡的日子。古人道得好，『見物不取，失之千里』。只是一件，我若拿了這些銀子走去，只難為他老人家留我一片好心；若放過了，又挫失這場機會。不要管它，還拿了走吧。」你看張秀，一時便伶俐起來，穿上那套衣服，又去尋了一塊舊布頭，將銀子裹著，緊緊拴在腰邊，依舊把那小拜匣半開半鎖放在桌上。輕輕的撥去兩扇窗兒，縱身跳出牆門，竟尋小路而走。

此時將近三更光景，看他拴了那些銀子，手酥腳軟，意亂心慌，胸前如小鹿兒亂撞。走一步，回頭一看，只恐後面有人追來。

心中想道：「我張秀一向是個窮骨頭，誰不曉得，換了這些衣服，帶了這些銀子，撞著個熟人盤問起來，怎麼回答他好？也罷，這叫做將計就計，轉彎有個李瓊瓊，是我向日相處的，且到那裡快活印娘一夜，明日再做理會，有何不可！」一直來到李瓊瓊門首。

原來那娼妓人家，三更時分人還未散，只見裡面燈燭輝煌，吹簫的吹簫，唱曲的唱曲，猜拳的拳猜，擲色的擲色。張秀聽了一會，心頭卻癢起來，便熬不過，大呼小叫，依舊使出昔日做大老官的派頭，不管他有客無客，把門盡力亂敲。那李媽媽不知甚麼人，慌忙提燈出來，問道：「是哪一個夜半三更，大呼小叫？」張秀道：「我是你女兒的舊相知張二相公，難道聲音都聽不出了？快開門便罷，若遲一會兒，便教你看一個手段！」李媽媽道：「啐！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那說大話的張窮！我們開門面的人家，要的是錢，喜的是鈔，你若有錢有鈔，便是乞丐偷兒，也與他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；你若無錢無鈔，總是公子王孫，怎生得入我門，那裡管得甚麼新相知舊相知！看你這副窮骨頭，上秤也沒有四兩重，身邊鑿口也沒有一釐，兀自說著大話，甚麼張二相公，張三相公，休得在此胡纏，快到別家利市去！」張秀聽說，一霎時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也不要他開門，盡著力一腳踢將進去。李媽媽抵當不住，撲的一交，暈倒在地。嚇得那些在裡面吃酒的人，不知甚麼事情，有兩個怕惹禍的，撇了酒杯，先走散了，有兩個好事的，遠遠站著，要看他動靜。

卻說李瓊瓊急忙點著燈，趕將出來，看見媽媽暈倒在地，不曉得是張秀，開口便喊叫道：「地方救人！」張秀聽得是李瓊瓊聲音，盡著力，上前也是一腳。這回卻是張秀禍到頭來。可憐一個：

月貌花容紅粉女，化作巫山一片云。

張秀看見瓊瓊死在地上，自想事勢不好，抽身便要走脫。只見那兩個遠遠站的人，趕近前來，將他一把扯住道：「快快救醒李媽媽，饒你這條窮命去。不然，和你到官，問你夤夜入人家卻怎麼說？」兩個扭扭結結，正要來救媽媽，只見李瓊瓊先絕氣在地上。媽媽醒來，看見瓊瓊已死，止不住放聲大哭。一把扯住張秀，劈面亂撞道：「我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兒，靠著他根生養命。當初費了百金，只望與我養老送終。你今日把他活活打死，終不然與你干休罷了！且與你到官去，償他命來！」張秀此時正無布擺，聽他說個百金，便道：「媽媽禁聲，這告到官司，不過問個誤傷人命。況且身上又無傷跡，難道說得是我活活死去的，決不致著我償命。也罷，你莫說是一百兩，我情願賠你二百兩，省得到官，又費一番唇舌，大家私和了吧。」張秀事到其間，也管不得銀子的來頭，急向腰間摸出四錠，遞與李媽媽。李媽媽接到後，仔細一看，心下驚疑道：「呀，好古怪！這一個窮嘴臉的精光棍，哪裡得這幾錠銀子？」就遞與那兩個人看。有一個認得這銀子是楊員外的，扯過李媽媽說：「果然古怪，這銀子你道是那一家？卻是楊員外家放的生錢，上面都鑿著「楊亨」二字，怎麼落到他手裡？決是來得蹊蹺的！」那張秀適才心忙意亂，雖是拿到手，也不曾看得仔細。李媽媽接到手又看，果然四錠上都有「楊亨」兩字。便道：「如今到難放他，還是怎麼計較？」兩人道：「這個決難放他去！明日露賊，連你都不好了。且緊緊伴著，莫要等他走了，只說待到天明，同去買些衣衾棺木，殯殮你女兒就是。」媽媽依言，擦著淚，便牢守著張秀。兩人拿了那些銀子先去不提。